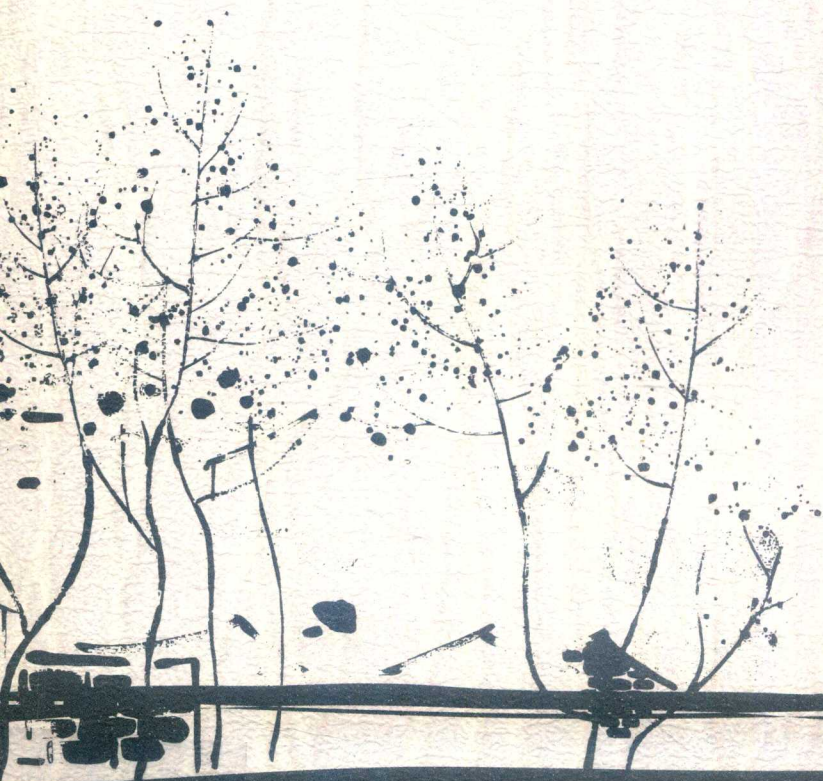


皇怡 著
XIN HUA WU MIAN

心 已 荒 然



心即理

皇怡 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花无眠 / 皇怡著.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126-5242-2

I. ①心… II. ①皇…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28209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京兰印务有限公司
装帧设计	成都天恒仁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70mm×240mm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42千字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6-5242-2
定 价	59.80元

(版 权 所 属 盗 版 必 究)

目录



第一回	刀水追命落难受辱	友仇立判举礅救人	001
第二回	陌路惩凶受伤入狱	熟案难判助侠脱身	010
第三回	一身伤痛惊听奇闻	十分感叹拜垮忠祠	017
第四回	苦游木枷惊逢百兽	怅望桃花难会伊人	022
第五回	水心怀古悠情未了	夷望遇盗横祸忽生	029
第六回	深霄梦断脱身虎口	豪气如虹义结金兰	035
第七回	暗施妙手古墓取宝	明建码头荒洲改样	043
第八回	联袂救雏斗智斗勇	分赛擒凶有勇有谋	052
第九回	自投罗网亦恨亦悔	义释余彪能屈能伸	062
第十回	应邀跋涉杨家岭	奈何又中连环套	072
第十一回	双儒相争你来我往	独盗挑唆杀人奸妻	082
第十二回	几番激斗贼洞胜磊	数弹齐发钓竿殒命	093
第十三回	鄙戏二女地痞该揍	突起内讧贱首受弑	103
第十四回	登山观战恼中又恼	下河遇晦恨上加恨	111
第十五回	惊遇敌机三雄遭厄	戏耍二男秀女逞强	118
第十六回	洋狼无心滥杀狂占	瞎狗有意献妹取宠	127
第十七回	义士谋动密泄遭劫	烈女施计临危救难	135
第十八回	珍贵不贵取宠丢丑	珍珠如珠舍生取义	145
第十九回	挖空心思美梦得逞	变幻戏法酷刑惩弟	152
第二十回	勇斗色魔双娇受辱	力战群狼英侠遇难	160
第二十一回	怒炸汽艇冥夜复仇	勇斗佐田义士负伤	168

第二十二回	多行不义佐田受死	猛逢惊变两情相依	175
第二十三回	东洋鬼子猖狂似鬼	山里人家逼归山林	184
第二十四回	姊妹花姊妹生怨	桃花山桃花斗艳	193
第二十五回	救人救火田岳断腿	重枪重炮龟村施威	201
第二十六回	虎去狼来边镇易主	梅娉花靥二女争风	209
第二十七回	忽婚忽悔混郎诈死	亦爱亦恨痴女殉情	217
第二十八回	巧施暗算抽丝剥茧	狠焚新镇釜底抽薪	226
第二十九回	哗众取宠东山再起	百口莫辩亘古奇冤	234
第三十回	棒打鸳鸯生生死死	刀切骨肉离离别别	242
第三十一回	大腹便便思亲回返	小肚幽幽擒女套供	251
第三十二回	劫后余生女儿心碎	祸福莫测男儿情伤	259
第三十三回	隔水施暴敲山震虎	触景伤情立誓除凶	268
第三十四回	占强逞狠吉山兴劣	临危受命张琛回兵	275
第三十五回	军民同心力挫悍匪	官兵一致血洒前沿	284
第三十六回	正错有心张琛认子	恩怨二平小梅投军	292
第三十七回	各为其主兄妹斗嘴	共谋决策两军突围	299
第三十八回	狼争虎斗大摆杀场	泣血回肠文杰认姑	307
第三十九回	芳心似煎扑水追爱	巧舌如簧借刀杀人	317
第四十回	杀人祭旗砍香拜把	机关算尽梦断黄粱	325
第四十一回	秀女镀金闪亮登场	莽汉受制怒发冲冠	332
第四十二回	哼哈二将合力捉丑	兄弟双枭异心护娇	340
第四十三回	恩怨莫平泣血送友	情仇难消泪尽托孤	350
第四十四回	冒名赴宴命付流水	挥师追踪威震深山	359
第四十五回	革命无悔英雄血洒	情场失落玉女归贞	367

第一回

刀水追命落难受辱 友仇立判举礮救人

清宣统元年，阳春三月，一艘乌篷小船，顺沅水逆流而上。船首坐着一位青衣小帽儒雅而刚健的汉子。他面若冠玉，神目朗朗，确有几分儒将的风采。眉心那颗朱砂痣，更使他增添了几分伟岸与俊逸。他——就是被朝廷罢官回乡的常德知州张恒。这一日，看看天色渐晚，忽一奇山映入眼帘。只见此山犹如一只活灵活现的乌龟，龟背浑圆，四肢强健，龟头高昂，伸颈仰天长啸。在暮色霭霭中跃跃欲试。大有扑身沅水，搅浑一江春水之势。张恒急呼舟子长劲撑船。来到近前，只见龟颈三面临水，峰棱毕露，高耸入云端。颈中有一石洞贯穿东西，形成一个天然万花筒。其间桔天彤云，变幻莫测，不时有苍鹰滑过，美不胜收，龟头杂树参天，犹如美人云鬓高髻。绿树丛中闪现一座红墙黄瓦的道观，恰如一盏小巧玲珑的宫灯。晶莹剔透，给南天第一峰平添了万般秀色。张恒正值感叹，忽觉船身微微一晃，一青巾蒙面的皂衣大汉已降落船首。注目一睹张恒眉心朱砂记，也不打话，手持明晃晃的钢刀当头斩下。张恒“哎呀”一声，头下脚上倒插河中，立时不见踪影，唯有白浪滔滔东去。舟子大惊，慌得忘了掌舵。任由乌篷

小船随波张头，调转船头下漂。皂衣大汉哪管这些，持刀钻入船舱。舱中一美貌妇人搂着一双儿女，跪于甲板已泣不成声。大汉眼见这对童男童女可怜可爱，动了恻隐之心，长叹一声道：“拿人钱财与人消灾，罢，罢，罢！今债头已死，我愿做韩琪第二，你们逃命去吧！”说罢，转身钻出船舱，揭下一块铺舱板，扬手一掷，甩出两丈开外，随即一个“蜻蜓点水”掠入江面，落在铺舱板上沿单足一点借势拔空而起，人在空中两个翻转，如大鹏展翅般降落岸边柳树丛中不见踪影。好心的船工只得将船靠在郑家河将母子三人和行李物件安顿在“刘记饭庄”再作调停。

当张恒悠悠醒转时，发觉自己已被冥暗的黑夜吞噬，只有那“哗哗”的流水声告诉他尚在人间。他艰难地试着扭动一下身躯，只觉浑身酸痛，休想移动半分。伸手一摸，身下是硬硬的滑滑的石头，钻心的凉，自己的下半身还浸在水中。他明白了：是一块伸出水面的礁石挂住了他。心中一急，努力圆睁两眼聚目四顾，只见两岸繁灯点点，犹如银河泻落，蔚为壮观，可惜太远了，远得他心灰意冷……他忽觉背后人声鼎沸。求生的欲望使他精神猛振。居然爬身坐了起来，顺着发音的地方瞧去，只见远方篝火熊熊人影幢幢。他大喜过望，拼命疾呼：“救命啦！救救我啊……”少许，一群人高挑火把，吵吵嚷嚷涉水来到礁石旁边，见是一位气质高雅的落水汉子，无不惊讶万分，刹那间停止了一切故事，集中火力打量眼前的落魄人儿。心中犯着嘀咕。张恒拱了拱手说：“诸位，在下李富贵，因受强人打劫落水，妻儿不知死活，求诸位救我一命！”众人一听毛骨悚然，面露难色。其中一位老汉长叹一声说：“唉，只是我等都是叫花子，晚间占据穿石洞过夜栖身，只恐没有招待辱了相公。”“前辈说哪里话来，同是天涯沦落人，能救在下一命，已是幸莫大焉，在下哪敢奢求！”老花子听了，微微一笑，一声令下，众花子拉的拉背的背，将张恒背入穿石洞中，烧旺篝火，为张恒烘烤衣服，张罗吃食。张恒自觉缓过劲儿后，对老花子拱手一礼问道：“请问老丈，这里是何去处？”老花子微微一笑，手拂苍须说：“你问这里么，小名儿叫‘啸天龟’大名儿叫‘穿石’。山顶的庙叫‘伏波宫’。相传东汉名将马援，为拯救百姓于水火，冒着炎炎烈日，率兵征讨‘武

陵蛮寇’，剿灭匪患后，他与大部分将士中暑生病，为了不惊扰百姓，他领兵屯入这‘群山如黛，绿树成荫，翠竹万竿，泉水似练’的穿石山。住进了这山洞和深谷避暑，对百姓秋毫无犯。百姓十分感激，把大米泡湿放入茶叶、生姜、绿豆等搅乱，煮成稀糊给将士们解渴降暑。这道偏方很有效，救活了大部分将士，但主帅马援却病死在‘壶头山’。马援死后，人们都说他登了仙界。因他别名‘伏波’，人们就修建了‘伏波宫’世代供奉战神‘马王爷’。而这道偏方，和这座庙一样流传至今，现在的人称它为‘擂茶’，成了招待客人的佳品，百饮不厌。”张恒连连点头，他已为这动人的故事深深感染了。“还我父亲，还我父亲，还我田来！”这凄厉的呼声自洞外由远及近，张恒感到格外恐怖。“张合来了，张合来了！”花子门一阵躁动，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紧张到了极点。刹那间，一道黑影如惊鸿般泻落，飘然入洞。他——头发蓬乱而不失英武，衣着邋遢而不失伟岸。静，死一般的静，静得连空气似乎都要爆炸，谁也不敢惹火上身。半晌，张合圆睁豹眼，一声大吼，如惊雷贯耳。当胸一把抓住一个男丐，只一带就将他连根提起，吼道：“是你杀了我父亲？”“不是，不是。”男丐连连摇手，惊恐万分地分辩。只听“啪”的一声脆响。男丐脸上已被重重扇了一巴掌，打得灵魂出窍眼冒金星，嘴角鲜血汩汩……不知是张合心有慈念还是男丐厄运倒转，张合再未补火，松开了他。花子们哆嗦着，互相拼命拥挤，后退。生怕下一个轮到自己。此时，张合双眼暴赤，驻如核桃，恰如一尊凶神。他跨前几步，双拳再举，作势砸下。一声惊呼，当先一个女丐瘫倒在地，堪堪地尿湿了裤裆倒在地上。一下将坐着的张恒暴露出来。张合又是一声怒吼，越过女丐，将张恒像抓小鸡一样抓了过去。左右五指暴硬如钩，迎面往张恒脸上抓去。花子们一片惊叫。纷纷闭上双眼，内心假设出那血淋淋的一幕……看看张合五指钢钩就要刺入张恒脸面，但五指突然凌空停下，变软变柔，后来竟然只留一指轻轻按住张恒眉心朱砂记，揉了揉，眼中凶光刹那间恢复常态。嘴里莫名其妙地念叨着“朱砂，朱砂，切不可杀，朱砂，朱砂，切不可杀！”慢慢的，他松开了张恒，一声长啸，掠出洞外，霎时不见踪影。花子们如释重负。悬在心口的石头总算落了地。都异口同声地奉承起张恒





来。张恒摆了摆手说“诸位，静一静，静一静。这张合的父亲到底怎么啦！”“杀了，杀了，被狗官杀了！”花子们气愤地吵翻了天。张恒更感奇怪，急切问道“诸位，大家能不能说明白一点！”老叫花不紧不慢地压了压手势，待众人平息后，才摇了摇头说“李爷，这事儿你还是不听为好，以免祸从口出！”张恒见老花子支吾，知道定有难言之隐，也不好再多问，哪知有一中年男丐却不信邪，可能是又忘记了张合的厉害，他如打闷雷一样叫道：“你知道咱们这儿的义侠铁臂铜头张一刀吗？张合就是他的儿子。只可惜他被狗官和他妈给气疯了。”老花子见话盒子已被男丐打开，叹了一口气说：“这张大侠和张合两代人，可给这两个混账给害苦了，去年张大侠在常德救人受伤被官府拿获，在行刑的那天，他的徒弟一鹤冲天郭刚与儿子张合并死救出了大侠，回家仅三月有余，就因枪伤复发而死亡。张大侠死后，他水性杨花的嫩堂客偷了一个大佬，丢下未成年的儿子，卖掉张家的祖业跟着野老公跑了，张合因此气得疯狂了，别看他身材高大，力大无穷，他今年年方十七。张合自幼聪明伶俐，在父亲严教下，小小年纪练得浑身功夫，打药，蛇药无一不晓。”花子们义愤填膺，纷纷乱嚷：“狗官不得好死，贼婆娘下辈子不得为人！”等这些花子们疯够了嚷足了，这谴责之声才慢慢停息。张恒似乎觉得花子们窥出了自己心中的秘密。他感到困惑，无奈，百嘴莫辩。背靠石壁，保持仪态。企图把这深深的遗憾与自责，干干净净地带入梦乡……他真的迷迷糊糊睡着了。

蓦地——他只觉身上一紧，仿佛腾身于空中不着边际。他正挣扎，脸上一阵剧痛，他震醒了。睁眼一看，几十个火把，将石洞照耀如同白昼，一群乱七八糟的花子，不知何时已换成了清一色的凶悍大汉，他们有背长枪的有挎短枪的，还有拿砍刀的。活像地狱里的阎罗。抓着自己的是一个身材高大，满脸横肉的家伙。刚剃过头的脑袋泛着青光，一双斗牛眼贼亮贼亮的，阔嘴唇上下只左边留着胡子，两颗硕大的门牙突出唇外，显得那么滑稽和暴戾。毛茸茸的手，青筋鼓胀，抓着了人似乎还要把人的肉体捏为肉酱。张恒被这突来的变故惊呆了。无可适从地说：“好，好汉，饶命，饶命！”“他妈的，你这个狗探子，落到爷爷们手里，求死还差不多，哪里还想活命！”说着，扬起

蒲扇大的巴掌“啪”的一声肉响，张恒被打得如一个陀螺，滴溜溜滚出一丈开外，四脚朝天地停在一个瘦骨嶙峋尖嘴猴腮的钓竿面前。“大哥，接着。”钓竿飞起一脚，像踢皮球一样，将张恒踢到一个身材颇为魁伟的八字胡面前，八字胡就势一捞，捞个正着。张恒此时已软得像块皮条，只有出气不见进气的份儿了。八字胡叉住张恒的下巴，仔细端详，仿佛是打量一只待宰的羔羊，他情不自禁地“咦”了一声，瞪大双眼颇有几分威仪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氏？从实招来！”“说！”大汉们扬威呐喊。“在下姓李，叫，叫富贵……”张恒喘着粗气，语言含糊不清。“怎么不是本地口音，是谁派你来的？”八字胡和颜悦色。“我是个香客，只知敬香行善，谁也不用指派。”“那这里是什么地方？供何种菩萨？”“这，这，这……”“说！”匪徒们一个个都亮出了家伙，如临大敌。“这里叫穿石伏波宫，供奉的是马王爷。”“你身上怎么不见香蜡纸钱，刀头斋饭？”“这！”“他妈拉个巴子，少跟老子装蒜。”张恒后背又挨一脚，身子一阵哆嗦，剧烈的疼痛使他呻吟不止，扭曲的脸惨白惨白的，带血的脑袋瓜子，微微抬了抬，又无可奈何地软软垂下了……“我日你姥姥！”边胡子一把提起地上的张恒，恨不得一拳将他砸烂，张恒有气无力而又理直气壮地说：“我，我敬香也有罪吗？”“说了半天，这句话倒还中听，我告诉你，这是老子的地盘，不交买路钱，敬香也有罪。”边胡子说出这番道理沾沾自喜。殊不知，这早已是畜生的逻辑。“难道没有王法了吗？”张恒趁机诘问。边胡子哈哈大笑，震得石洞“嗡嗡”作响。

“啪！”的一声。张恒的脸上又挨一击。立刻肿起五道血埂。边胡子拍了拍手，洋洋得意地说：“这就是王法。”引得群丑们哈哈大笑，仿佛他们已主宰了整个世界。八字胡摇了摇头，止住群匪的狂笑。对张恒说：“只要你讲出是谁派你来的，我立马放人，怎么样？”张恒觉得，此人还有点人性，有人性的牲口也许听得懂人话。他哈哈一笑说：“可笑啊，可笑，天底下哪有带着妻儿的探子，等着让人连窝端，你们也太抬举我了。”“你他妈的屁，找死！”钓竿安静了半天，找到了一个表现的机会，岂能放过？他又提起了那双罪恶的脚，八字胡扬了扬手，止住了钓竿，阴恻恻地说：“弟兄们，押着这个猪牯，到郑

家河去抓猪婆捉猪崽，岂不更好！”“还是大哥有办法，我们听大哥的！”群丑们一阵欢呼，巴不得到郑家河出捞他娘的。

天渐渐亮明了，群匪们押着张恒，骂骂咧咧走出了穿石洞，分乘几船过河来到了郑家河码头。大大咧咧跨进“刘记饭庄”。店小二见清晨就来了一群背枪舞刀的，惊得目瞪口呆，八字胡摸了摸小二的头，故装笑脸说：“小二，告诉你们掌柜的，就说我余彪带领弟兄们访他来啦！”“哈，哈，哈，哈，是余爷呀，有请，有请！余爷驾到，真是蓬荜生辉呀！”这时，从里屋走出一个五短三粗，红光满面的中年汉子。满脸笑得稀烂。一看就是一个滑头。他边走边打拱不迭，恭腰媚笑着：“诸位，里边请！”群丑们也不客套，随着余彪，蜂拥进入厅堂。余彪仿佛自己成了位得胜的将军，霸气十足地踱到堂中，坐在太师椅上，跷起二郎腿说：“刘兄，今天带来了这么多兄弟，你不介意吧！”“哪里，哪里，贵客驾到草堂，真乃三生有幸啦！”刘老板媚笑着。心里的小九九却敲得砰砰响。“刘老板，昨天你的饭庄可曾住进一个妇人？”余彪用他那对丹凤眼盯住刘老板。闪着狡猾的光。“有呀，有呀，还带着一双儿女呢，你找她？”刘老板极力巴结着，唯恐怠慢了这位凶神而招来横祸。弓腰静等下文。“带上来！”余彪突然一声猛喝。惊得刘老板脖子一缩，脸儿蜡黄，脑子一下懵了。喊声刚落，两个喽啰拖着一个浑身是血半死不活的男人进来。刘老板吓得浑身如筛糠，生怕此人死在他的堂屋里。余彪回头对刘老板说：“你把那婆娘喊出来见我。”“什么呀，婆娘，我堂客哪能见这等阵势？您饶了我吧！”“怎么，你心虚什么？我是讲那个住店的婆娘。”“好咧！”刘老板转过阳来，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看来躲在里面为妙。急急退下，打发小二去喊婆娘。钓竿说：“大当家的，把这个点子吊起来，免得他们见面搂搂抱抱的。”“你看着办吧，今天，我这眼睛皮儿怎么老跳。”边胡子接腔说：“左跳欢喜右跳财，大哥今天您要发了！”说话间，钓竿正将张恒四脚朝天捆了个结结实实，一个鸭子浮水之势，吊到了中梁之上。张恒杀猪般号叫，那凄惨的呼叫惊心动魄，引来三三两两胆大的人，在门外伸长脖子窥探，个个敢怒而不敢言，有的人甚至连大气也不敢出了。么姑听到这熟悉的口音，又喜又急。跌跌撞撞从客

房跑出来，果见吊着的是夫君，发疯似的冲上来，伸手就去解绳索。边胡子钓竿等人见了如此美貌妇人，急急如馋猫嗅腥，忙忙似饿狗抢食，同时扑向幺姑。幺姑一下被边胡子抱个正着，他立即搂美入怀。幺姑那如兰似麝的体香、柔嫩如膏的肌肤，使边胡子浑身骨头痒酥酥的，脑子霎时晕乎起来，结结巴巴地说：“大，大哥，这美，美人儿就赏给小弟吧！”话音未落。冷不防幺姑在她毛茸茸的手臂上狠狠咬了一口。边胡子护痛，幺姑趁机挣脱。恰在这时，一对儿女先后赶到。扑向母亲。边胡子嫉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一脚一个将两个孩儿踢到屋角里动弹不得。他再次抓住幺姑，将臭烘烘的大嘴贴到幺姑粉脸上，如脏猪舔食般吸吮不停。引得群丑哄堂大笑。张恒双眼喷火，大骂畜生。但这仅有的心声，显得多么苍白无力，被畜生们的喧闹淹没得一干二净……

“这儿怎么这么热闹呀！”声到人到，一位浓眉大眼目光犀利英武逼人的魁伟汉子，已鹤立当场。大小群丑刹那间放下手中“绝活”笑脸相迎。余彪拱了拱手说：“钢八爷驾到，未曾远迎，幸会，幸会！”钢八爷回了回礼，四平八稳地答道：“彼此，彼此。听说老兄发了，想必就是发在这个点子身上？”余彪嘿嘿奸笑：“八爷见笑了。他只是官府的一名探子，穷酸酸的，咱们正在审问呢，哪里有什么发达。”“啊，是吗，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让我来瞧瞧。”说着，他迈开八字步，漫不经心地走到张恒面前，托起他的头一看，眉心那颗朱砂记，使他大吃一惊。灵机一动突然仰天大笑。笑得那么潇洒，笑得那么让人费解。余彪等人正值惊疑。钢八爷对余彪拱了拱手说：“余兄好造化呀，不仅拿到了探子，而且帮我拿到了杀师仇人，这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痛快，痛快！不知余爷如何处置？”吊在梁上的张恒暗暗叫苦：此贼认出了我，今天必死无疑。余彪狡猾地眨巴了几下丹凤眼：碰到这个混球，看来今天不会善罢甘休了，不如做个顺水人情，这块烫人的山芋送给它来啃吧。他哈哈一笑说：“既然是八爷您的仇家，咱余彪双手奉上，让您亲自手刃，以尽弟子之孝道。这个女人嘛，二弟老边看上了她，这也是她的造化，至于这两个孩子嘛……”“杀掉算了，以绝后患！”边胡子抢先嚷出了自己的主



张。钢八爷连连冷笑：“绝人后嗣，够阴够损。不过郝边兄，大丈夫何患无妻，郝兄何必计较一个残花败柳。”边胡子一听，立刻火冒三丈，面色涨得像砣变质的猪肝，紫中带绿，他狠狠说：“八爷，你不要欺人太甚，敢情是你要横插一杠，强抢人妻吗？”此言一出，四座皆惊。这无疑是不打自招，钢八爷哈哈大笑说：“郝兄说话怎么这么不中听，咱们可不能为了一个妇人伤了和气，郝兄，不如当着众位弟兄们的面，做个公平了断赌上一赌，谁赢，谁就有处置权，凭天而定，郝兄你看如何？”余彪正愁下不了台，听了此话，马上顺杆直下。将手一挥说：“此话甚妙，不知八爷如何赌法？”钢八爷答道：“外边有个稻碓，我和郝气谁能举起，就算谁赢。”“如果都能举起，或都举不起呢？”边胡子气呼呼地问。“都能举起，就围着禾场转圈，谁转的圈多，谁就赢。如果都举不起，我听余兄的，只带走男人。”余彪听了，马上拍板：“这很公平，大家不能再有异议。”说完。威严十足地步出厅堂，一行人鱼贯而去。来到街外，果见有个巨大的稻碓横在街边，由于长期无人动它，上面长满了青苔，至少不下四百斤。边胡子打量了一下石碓，自信有能力举起，心中暗暗得意，抢先袖子一捋说：“让我先来！”钢八爷答道：“客随主便。”这时，看热闹的人挤满了一街，只留着这块空坪谁也不敢越雷池半步。边胡子立刻卷袖扎衣，发辫往后一甩，将稻碓摇了几摇，“嗨”的一声，稻碓被连根拔起，抱在怀中，迈步入空坪。群丑们一阵欢呼，赞叹声恭维声不绝于耳。边胡子大喜，只见他脸放红光，双腿站稳马步，挺直腰板，使尽吃奶的力气往上一举。他的虾兵蟹将瞪大双眼注视着主子辉煌的一搏。看看石碓举到了头上，边胡子双手一抖，石碓“轰”的一声落地。地下砸出了一个大坑。再看边胡子已脸色刷白，气喘如牛。瞪着斗牛眼呆呆出神。钢八爷气定心闲，迈步走到石碓前，拱手一个罗圈揖，面带微笑说：“诸位，钢八献丑了，包涵包涵！”说罢，只见他气沉丹田，力贯百汇，双手运功肌肉暴鼓，马步坐桩扶正稻碓“哩”的一声，长满藓苔的稻碓，硬生生被举到了头顶。再看钢八，脸不变色心不跳，全场一片欢呼。谁也不曾料到，恼羞成怒的边胡子，趁机拔出腰间的鸟头枪，甩手就向钢八后背射去。“轰”一声枪响。硝烟弥漫。再看钢八，其人已不知

去向。边胡子只觉人影一闪眼睛一花，他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只觉右手钻心的刺痛，定睛一看，火枪已落入钢八手中，边胡子还想发作，哪能呢？性命都抄到了别人手上，自己还能行吗，他这才体会到了被人整的滋味儿。余彪的丹凤眼，此时破例地瞪得滚圆，死死地盯着钢八手中的火枪发呆。钢八爷提高嗓音说：“诸位，钢八今天托大家的福，侥幸胜了一场，承蒙大家做个见证，这一家四口的处置权，就是钢八我的啦！”余彪恨恨地说：“技不如人，何须多说，后会有期。弟兄们，咱们走。”此话一出，群丑们拔腿就走。“慢”钢八举了举手中的火枪：“讨口本不要啦！”说着，甩手一下将枪扔给了边胡子。

钢八走进“刘记饭庄”放下张恒。张恒夫妇纳头便拜，钢八爷扶起夫妇俩说：“张兄，你不必谢我，要谢你还是谢自己吧。”张恒听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钢八说：“你认得铁臂铜头张一刀吗？我是他徒弟！”张恒听了猛然醒悟，道出了从未告人的一段往事。



第二回

陌路惩凶受伤入狱 熟案难判助侠脱身

初夏，红日高挂中天，就如一团火当头烧烤着大地，旷野，河流，城市都在静静地燃烧。但唯有常德柳叶湖却静不下来。这里旌旗飘扬，锣鼓喧天，鞭炮震耳，湖中游船如织，湖岸游人似蚁。他们人人心中也有一把火在燃烧，比天上的太阳还要炽热。原来，一年一度的龙舟赛正在这里如期举行。看客如痴如醉，赛者如癫似狂，完全忘却了天气的闷热，忘记了自己是何许人也！

黄土店书生黄锴携新婚妻子黄李氏，也赶来观赛了，久居深闺的黄李氏，生年第一次见到如此火热的盛景，高兴得忘乎所以，手舞足蹈起来。她美若天仙的芳容，惹得小伙子们甚至忘掉了看赛船。

谁也没有注意到，一队如狼似虎的官兵已巡视至此。那骑在马上军官獐头鼠目，一张猴脸上爬满了痘痘，赤红赤红的，令人恶心。那对不安分的鼠眼，轱辘轱辘地只往女人堆里瞅，一看就是一个色中饿鬼。黄李氏那银铃般的笑声，如琴似瑟震撼了他的心，他这么双眼一翻寻声看去，看出了一起惊天血案——

猴脸急不可耐地催马上前，刹那间撞倒了一群来不及躲避的痴迷

看客。硬是活生生地撞通了横在女人身后的人墙。这女子娇靥如花，目光似水，一身粉绿色的衣裙，恰到好处地勾勒出她细柔的腰身，越发显得窈窕。后生望着她亭亭玉立的曲线，牛奶般光滑的肌肤，和那张因惊恐而楚楚动人的脸。暗暗惊叹：上帝塑造了如此完美的尤物，我如不能与她得以鱼水之欢，真是枉来人间一趟。他色胆如牛。鞭梢一指女子说：“刁妇，你好大的狗胆，狂呼乱叫破坏秩序，理当治罪，带走！”身后兵丁立刻上前，将女子拿住。黄锬大吃一惊，把妻子死死抱住不放。猴脸恼羞成怒，马鞭似雨点般落到黄锬身上。立刻皮开肉绽。猴脸还不解恨，吼道：“要死？我成全你！弟兄们，把他捆在马鞍后面拖走！”兵丁得令将黄凯捆了个结实。像系牲口般系到猴脸马鞍上。黄锬高呼：“抢人啦！救命呀，救命呀！”围观的百姓个个敢怒而不敢言。猴脸见了，更加得意。他拨转马头，狠命一鞭，战马立刻扬起四蹄，撞开人群就走。可怜那黄锬立即拖翻在地，痛得连救命也呼喊不出来了……“恶贼，哪里走！”晴天一个霹雳，震得猴脸心头一紧。只见一玄装大汉如大鹏展翅般飘落马前。他出手如电，铁钳般抓住了马缰，左肩一侧一扛，如铁柱般顶住了马胸。硬生生阻住战马前冲之势。战马一声长嘶，人立而起，前腿乱踢后脚猛蹬，哪能前进半步。猴脸惊得掉下马鞍，摔了个四脚朝天。与此同时，玄衣大汉右手如刀，一掌下去切断了吊住黄锬身子的吊绳。他正准备解放女子，猛觉背后一股强劲如矢的锐风，当头照下。来势之快，匪夷所思。玄衣大汉一个急旋，险险避过一刀，顺势朝后猛拍一掌“啵”的一声闷响。突袭兵丁被震得如断了线的风筝，掉到一丈开外。此时猴脸也从地上爬了起来，见有人坏了他的好事，恨从心头起恶自胆边生“唰”的一声拔出腰间手枪。玄衣人身子一侧“砰”的一声枪响。子弹擦面而过，打死了一名前冲的兵丁。玄衣人大怒，一鹤冲天，身形拔起一丈多高。险险地躲过了身后同时刺来的几把刺刀。右手一扬，抖出一点银星。不偏不倚一镖正中猴脸持枪的右手。手枪“啪”的一声落地。猴脸觉得眼前一花胸头一紧。已被玄衣大汉当胸拿住作为人质。惊得他张口结舌，那张猴脸霎时变成了惨白的马脸。兵丁们见主将被擒，立即散开，从四面包围上来救人。玄衣人双眸中精光暴闪，单手微提，深沉



得犹如一泓潭水。“呀”的一声，一兵丁提枪刺到，只见玄衣人上身蓦地斜偏，顺手捞住刺过的枪杆，右脚猛踢送到面前的兵丁。兵丁像一个肉球被踢到一边。背后的兵丁见状不敢上前。举枪瞄准了玄衣人，玄衣人手里抓着猴脸，腾挪速度受到大大限制。“砰”的一声枪响。躲闪方位失误，与猴脸双双中枪倒地……

清脆的枪声，惊得百姓立刻像砸烂了的一锅粥。你推我，我挤你，哭爹喊娘乱成一团。阻住了兵丁逃走的路。捕快们闻声赶到，将他和黄锴夫妇全部拿获。再看猴脸，胸部中弹，早已命归黄泉。玄衣人右肺受伤也离阎王殿仅那么几步了……知府张恒即刻亲临现场验尸验伤。突审完一千人犯和旁观的证人，已时至午夜。他顾不得歇息，修书一封，差人连夜送往省城。原来，猴脸名叫刘政，官居常德守备之职，系湖南巡抚刘瑰的公子。巡抚得报又惊又怒，即刻率众赶往常德，把怒，恨，怨，痛之情，一股脑儿发泄到张恒头上，好一顿臭骂，限令三天呈报卷案。

张恒十分敬重张一刀侠肝义胆，也怀念刘政的同僚之谊。更惧怕刘瑰的压顶之权，一时没了主意，睡在床上辗转反侧，看看天将破晓，总想不出一个万全之策。么姑说：“老爷，你拼着弃官不做，也要让张大侠越狱逃走吧，免遭万人唾骂。”张恒说：“夫人有所不知，张大侠已身受重伤，就是放他，他也很难逃走啊！”么姑说：“老爷，我有几只外国神药叫盘龙西药，能起死回生，原本想放着以备家庭急需，老爷不如拿去，救张大侠一命吧！”张恒听罢大喜道：“贤妻，如此更好，你哪里弄来的？”“是刘守备之妻刘张氏送给我的。”张恒说：“可怜啦，可怜她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么姑说：“人死不能复生，咱们总不能看着另一个无罪的男人陪着他去死吧！”张恒听么姑说得有礼有节，认为此法可行。他急忙起床梳洗完毕，差人请来了外科郎中。天已大亮了，他青衣小帽带着郎中一同来到死牢。张一刀正盘腿坐在草铺上。闭目运气疗伤。好一会儿，张一刀吐气收式，抖得手铐“叮当”作响。张恒与郎中走进死牢说：“张大侠别来无恙？”张一刀霍地站起身，双目精光四射，冷声道：“将死之人，何好之有？”张恒拱了拱手说：“义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张一刀盯住张恒眉心的朱砂记，怒道：